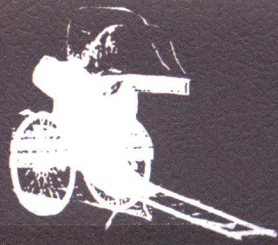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自由花范

李涵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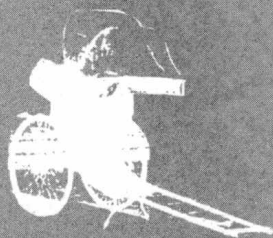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自由花范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花范 / 李涵秋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 - 7 - 5034 - 7037 - 0

I. ①自…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695 号

点 校: 袁 元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7.25 字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回	创办学堂孀妇发私囊 监造校舍穷儒逢际遇	1
第二回	放暑假才女赋新诗 得家书闺娃拒婚约	11
第三回	中途遇恶探险诈杀人 远道谒尊亲殷勤献计	20
第四回	捧会簿崛强辞职 查宿舍萋菲工谗	31
第五回	女教员抱屈萌短见 小书生避谤走他方	41
第六回	仆妇作伐弄蹊跷 庶务结婚增笑剧	56
第七回	说顽石憨痴莫讳 怕炸弹逃避不遑	70
第八回	假悔婚厅长论平心 真使气教员挨毒打	83
第九回	善逢迎邵瑶媚权贵 生艳羨李氏进佳肴	96
第十回	遇知己杯酒谈心 动忧思客窗听雨	106

第十一回	粉香居无意遇彼姝 花烛夜有心殴贺客	115
第十二回	老羞成怒口角横肆 欢喜未完风波陡起	125
第十三回	妒言风听憔悴断肠花 酒绿灯红欢欣同命鸟	135
第十四回	愁小妹娇瞋发讥消 慈阿母肆口论自由	144
第十五回	盗虚声巨金求侠客 施暗杀远道探仇人	153
第十六回	杀子求荣良心丧尽 担惊成病蠢物戕生	164
第十七回	才子锡名绣花枕 娇娃使劲泼醋缸	174
第十八回	半淞园佳人会友 平安里校役失踪	182
第十九回	励贞操愤愤赴东洋 挈良朋匆匆归故里	190
第二十回	师生结契肺腑倾谈 母女同心语言调侃	203
第二十一回	动真义愤议设美人计 得假情书大起醋风潮	214
第二十二回	泄阴谋销弥风流罪 参佛理聊为月旦评	232
第二十三回	断恩绝义苦忆庭闱 斗智逞才频投尺素	249
第二十四回	堕爱河一成一败 卜嘉礼宜室宜家	258

第一回

创办学堂孀妇发私囊

监造校舍穷儒逢际遇

熏风煽暑，火伞高张，一片蔚蓝天底下，覆着一道小河。小河过去，便是四围粉墙，进了墙门，长长的一条甬道，两旁全栽着无数梧桐杨柳，从树荫子里透下些微日光，映在青草地上，仿佛碎金破玉。里边一个极大的操场，迎面平列着七八重楼屋，右边是宿舍，左边是饭厅，一例收拾得洁无纤尘，高华静穆。诸君若问这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却是一座背村面郭的坤明女学校。这学校却并非官立，单论那个校长，原是个青年孀妇，母家姓谢，芳名春华，年纪约莫有四十多岁，幼年由父母主婚，嫁给本地富商陶顿，做了篷室。这陶顿生性挥霍，狂嫖滥赌，自顶至踵，也寻不出他一点雅骨，光是粉白黛绿的姬妾，倒有五六房之多。一时高兴起来，对着春华也视同珍宝，调笑谑浪，无所不至，若是偶然逆了他的性子，虽然道不得个鞭挞横施，却也同深锁长门，镇日价拿眼泪来洗面。前妻留下一个儿子，取名陶遂，他也没这闲功夫来管教他，游手好闲，不肯务正。春华自己却生了两个女孩儿，其余姬妾，均无所出。像陶顿这样人，既有酒色斫其天真，复由寒暑蚀其年寿，不多几时，兀自溘然萎化。财产虽然遗留得不少，然而这家庭内乱，也就闹得沸反盈天，喧争攘夺，至于姬妾们，各人都有些积蓄，趁热闹里，都打叠了金银细软，逃的逃，走的走，陶顿还不曾终七，倒做一场佛事，叫做卷堂大散。春华虽是女流，幸亏她还有点主意，忙着请了亲族，

由律师书押，将所有财产，劈分两半，一半交给陶遂，将来成家立业，一半留给自己，做养膳费用。众亲族落得做好做歹，又有得吃喝，又捞得了谢仪，真是再快活不过，和猪癫风似的，跑出跑进，整整白相了好几日。

陶顿的这位大少爷，秉受他父亲遗传的真性，好在银子是用不完的，他也就在外面招朋揽友，歌榭酒楼，到处寻着开心。人说父亲死了，是抱着终天之恨，他却不然，这么一来，倒享受了终身之乐，这且不在话下。惟有谢春华既悔少脱簪之谏，效警戒于鸣鸡，又惭无殉节之名，感凄凉于寡鹄，穗帷风冷，晓曙星孤，一时悲恸起来，便恨不得削去这万根烦恼丝，遁入空门，把那波罗蜜多，三藐三菩提，用木鱼槌子颠倒价念他千遍万遍，好忏悔忏悔今生罪孽，再种一种来世的福田。后来忽地一个转念，暗暗厮唤道：“春华春华，你可算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了，你平生来所受的苦痛，便由于婚姻不能自由，你这婚姻不能自由，又由于学术不能自由。当初做女儿的时候，藏在闺房里面，虽然也读过几部经书，浏览了好些小说，无如经书是高谈治理，于我们身世上不大吻合，小说子呢，又全描写的佳人才子，好像我们这些女孩子生成应该做男人家的玩物，见了陌生的人，那薄薄桃花腮颊上，动不动就会红起来，试问这红的缘故，究竟为着什么？若细细推寻下去，怕这颗芳心，也就不堪闻问了。一天一天照这样弄成习惯，所以父母一经提着嫁娶，不但不好意思跑去干涉，而且还要装着没事的人一般，仿佛这嫁给的人，并不是我。想起来真真又是可气，又是可笑，还要加上一个可怜。譬如当日有人跑来替我这不肖的丈夫做媒，论我心里原不愿意，无如终是脸嫩，要待推拒，又不好推拒，以致酿成今日这番惨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的膝前，也生着花枝般的两个女儿呢，我一生的阅历，便是她们的榜样，再一蹉跌，把九州铁铸成大错，那后悔可就嫌迟了。难得目前风气开通，女权膨胀，我的家私

虽不算十分富厚，然将所有的不动产，一切聚拢起来，也不下十万八万，与其一古拢儿去布施僧尼，邀那不可知的冥福，何如建设一座学校，既可以培植自家的爱女，还可以造就出许多英雌，我谢春华将来便是一瞑不视，也就不负社会，不负国家。比较视息人间，养尊处优，毫无建树，总侥幸得多了。”当下主意已定，又想兹事体大，我一个女流，如何创办得来，必须要联合一个帮手。想来想去，只有他丈夫一个远房叔子，名字叫做陶晋斋，原是前清秀才，平素为人却还诚实可靠，年逾半百，住在一所镇市上，教几个蒙童糊口，轻易原不大同这边往来，偶遇缓急，方才进门来告贷。春华怜他清苦，常常背着陶顿拿出银子来周济他。便是这一次分家，他也曾在这里很出了些力。这事若得他肯出来赞助，总比我这没脚蟹高得百倍。主意既定，立即打发了一个伶俐家人，命他将这事去和老人家商议。

再说那个陶晋斋，年纪已经六十开外，虽然也有一个儿子，却生成是忠厚无用，老伴儿久经亡故，把生平所有的积蓄，捧出来娶了一房媳妇，和儿子陶宝平头都是二十岁。媳妇母家姓熊，她的父亲熊静山在商界里颇负时望，这一次改选商会会董，静山花费了好些筵席，竭力运动，才运动得一个副会长，前年嫁这个女儿时候，因为老妻和他争闹，在那妆奁上足足花了有七八百块洋钱。在有钱的人家，瞧着原不算什么，然而陶氏父子眼睛里见这一副很阔的奁资，早欢喜得无可无不可，三朝以后，早把这位媳妇当做天仙般看待，各事先意承志，丝毫不敢开罪。熊氏嫁过来，见夫家这样清苦，连使唤的女仆都没有一个，再拿眼偷瞧她这位夫婿，呆头呆脑，面皮虽白，却掐不出一点血色，又不曾害着伤风，一天到晚他的那条黄脓鼻涕，都挂在准头以下，人中以上，时候久了，还牵牵搭搭的，越过了那张臭嘴的界限。熊氏这一气，我可就再形容不出。回门当儿，便撒娇撒泼要和她爹爹拼命，好容易经她母亲百般劝说，又允

许派遣一个女仆过来伺候小姐，熊氏方才委委屈屈地回来。陶晋斋见了这仆妇，虽然不要自家给她工钱，总觉得添上一个人嚼吃，坐穷馆的先生，如何支持得下去？面子上又说不出，真是哑吧吃黄连，只得肚腹里知道苦处罢了。不到十个月，熊氏居然又生了一个孩子，她以为替姓陶的建了这样大功，性情益发骄傲起来，不独看待她丈夫颐指气使，动不动要打要骂，便对着晋斋，也没有一次好嘴脸给他瞧看。偏生晋斋时运不济，光复以后，外面学校风发云涌，把他教的几个小学生，一古拢儿都吸收了去，进项越发少了，没柴没米，只得陪着笑脸，去向媳妇央告，捧出些衣服首饰，逐日质当着使用。熊氏有时虽不拒绝，却不免指着晋斋脸上，左一顿右一顿地臭骂，又哭着说：“我这一辈子，生生地吃你们父子两个糟蹋死了，料想你这偌大年纪，再也不为有发迹日子。”晋斋哪里还敢分辩，只有吞声忍气的份儿。孩子长到两周，取名阿顺。晋斋偶然过来和他调笑，便被熊氏抱入怀里，从没有叫孩子喊过他一声阿爹。又教给他喊晋斋做“老鬼”，喊陶宝做“小鬼”。陶宝倒不觉得怎样，只是咧着嘴傻笑。惟有晋斋暗中垂泪，觉得家庭之间，发生这样惨状，细想起来，有何生趣。平时也没有消遣，便发心去捡拾字纸，用自家一只破旧布袜子，算做安放字纸的口袋，镇日价在街道上东奔西走，反落得耳根清静，不去受那媳妇的怄气。夜晚回家，有剩下的茶饭，他便悄悄吃下，若是剩饭都没有，也只忍着饿，埋头上床去睡。如此亦非一日。

却好这一天春华打发的那个家人，一直寻到晋斋屋里，晋斋却不在家，熊氏问明来意，家人便将主母的意思一五一十告诉了熊氏。熊氏原知道有这一房远族，资财雄富，平时常逼着晋斋去借贷，都为晋斋不肯折了自己的身份，百般推诿，遇着熊氏逼迫不过，方才去走一两次。新近因为那边分产，也曾捞摸了好些谢仪，自是以后彼此便又不通消息了。如今忽从半天里，降下了这场喜事，早把

个熊氏乐得眉花眼笑，流水般地二爷长二爷短，将那家人恭维得十分难受。依那家人便想在这里等一等晋斋，好当面禀陈这事。熊氏笑道：“这倒可以不必等，老人家回来，我自替二爷代说。瘫子掉下井，捞起来也是坐，他左右闲着没事，一定可以去替你们太太效力的。二爷在这里耽搁久了，恐怕闭了城门，那时倒反不便。”说着又从房里取出二百铜钱，赏给那家人吃酒。家人遂也叫了一声“多谢”，径自入城去了。

说也奇怪，熊氏自从打发那家人走后，登时命那女仆向外边买了一碟子火腿咸鸭，一碗红烧猪蹄，一碗三鲜虾仁粉皮汤，还添上一大壶烧酒，摆开桌椅，上面安了座位，眼巴巴地盼望陶晋斋回家。谁知天色渐渐黑下来，也不曾见着晋斋的身影。急得熊氏抓耳挠腮，坐又不安，立又不稳，和热锅上蚂蚁仿佛，只是在地上团团地转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道：“也该是时候了，怎么平时越怕他回来，他越回来得快，此时盼望他回来，他又回来得慢。可怜他老人家年纪高迈，腿脚不大方便，一瘸一拐，万一在路上再有些蹉跌，那便如何是好？”越想越有些焦躁，却好女仆将阿顺抱过来，递在熊氏手里。熊氏刚得拿嘴去亲阿顺的额角，抬头一望，蓦见晋斋迟吟慢步地从外边踱进了门，熊氏不由分说，拍着阿顺笑说：“好孩子，你家阿爹回来了，还不快望着阿爹作揖。”一面说，一面便捧着阿顺一双小手，拱上落下的和晋斋玩笑。晋斋见这模样，忽地吃了一吓，暗自揣测道：“这是打哪里说起？阿顺自从出了他娘的胎胞，任是逢时过节，也不曾和我这祖父行过一次礼，怎么今天他娘这样客气起来，岂不是要折了我的草料？”想到这里连忙呵着腰鞠着躬，没口子说道：“不敢当，不敢当。”熊氏将嘴一撇，笑了笑说道：“这有什么不敢当呢？他是你老人家嫡亲的孙子。”晋斋益发吓得厉害了，想道不好不好，怎么不喊我老鬼，又喊起我老人家来了？猪八戒吃人参果儿，委实是头一遭破戒。当下便轻轻将那字纸袋儿挂向板壁上，

掉转身子一望，见满桌上堆着肴馔，兀自叹了一口气，悄没声躲向房里。原来这也是他们家庭里老规矩，每逢他媳妇宴客，都像这样排场。晋斋便不敢在这里打搅，侥幸呢，落些残鱼剩肉儿嚼嚼，否则只有埋着头睡向床上去挨饿。蓦不防在这当儿，忽听熊氏提着听莺声笑喊道：“阿爹快请出来喝一杯酒儿，这是媳妇孝敬你老人家的，羞人答答，也不成个意思。”陶晋斋听了这话，哪里便肯相信，只望着熊氏呆呆地笑，脚步都不敢挪动，还是熊氏接着说道：“爹老实径来坐的，媳妇还有话要禀明给爹听。”说着早将孩子交给女仆，盈盈笑着上前便想来扯晋斋的衣服。晋斋怕不雅观，不免迟迟疑疑地入了席，熊氏在侧首相陪，先拿起酒杯子，哗啦啦倒了满杯的酒，随即拣那好的咸鸭腿子，左一箸右一箸只顾送将过来。晋斋做梦也想不到有这番际遇，从受宠若惊的心坎里发出一种诚恳的声音，慨然说道：“家中窘况，是我知道的，平时银钱，很是拮据，多用一文，便亏空一文，你要孝顺我，也不在这些上面，譬如今晚买上这许多酒菜，未免过于客气，我虽然生受了你们，心里却非常惭愧，总怪我运气不好，连半文都没有进项，不能养得你们夫妻儿女饱饱暖暖。”说时便流下眼泪来，点点滴滴都落在酒杯里。熊氏笑嘻嘻地说道：“爹说我客气，像爹这样说话，才是客气呢。爹不日就得发大财了，我们仰仗爹的地方很多。”晋斋还疑惑她说的是玩话，正待拿话来分辩，不防熊氏早咕咕咽咽将适才这件事，从头至尾详细说了一遍。总以为她公公听着一定是再高兴没有的了。不料晋斋才听了半截，早把个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连忙正色说道：“哎呀，这种重大职务，我如何敢去担任。不瞒你说，除得诗云子曰是我拿手好戏，其余便是替学生批批字本儿，改改对句儿，或者还弄得上来，若提到起房造屋，土木大兴，又要绘图，又要测量，老实是个门外汉，如何不替我回绝了他，免得误了我这侄媳妇的大事。”说着又摇头晃脑，一连说了好几句不敢不敢，又用指头向空中画着圈儿说道：“敢

问其不敢何也？”这顿话把熊氏脑门子都气破了，立刻放下脸色，呵斥着道：“这又有什么不敢呢，她来请你，又不是你去寻她，便做得不尴不尬，她也不能埋怨你。何况建造那个学校，砌墙有瓦工，竖柱有木工，油壁有漆工，糊窗有裱工，你不过只在那搭儿指挥指挥别人，想谋这事做还怕谋不到手，如今从半天里掉下这好机会，你若再推三阻四，白错过了，岂不是生成了一种讨饭的命？你讨饭也罢了，将来叫阿顺靠谁？既做了人家的祖父，原和牛马一样，不趁你这筋力强健的时候，多忙起一点积蓄？老实说了吧，你一旦伸了大腿，死人棺材埋下了土，随后要想阿顺到你坟上，化一百纸钱，浇一碗羹饭，可是万万做他不到。我的话也说尽了，好歹你自己去斟酌。”陶晋斋经她媳妇这一番教训，细想了想，也很有理，只得掉转口风，一一都答应了。熊氏方才欢天喜地，好好将这一顿晚饭吃完。

第二天清早，便逼着晋斋进城去会春华。春华将他迎入内室，对坐下来，先将自家要办学校的宗旨，一一和他说明。要知晋斋平时对着这学校两字，非常痛恨。因为和他的私塾是不能两立的。此番却不能拿话去驳她，她说一句，只得点头答应一句，后来春华说到先要请他监工，若果然有了成绩，以后学校里一切庶务，仍然交给叔翁去办。女学校的职员，论理不能聘用男子，然而以叔翁的年高德劭，又不可一概而论……晋斋听了，又是感激，又是畅快，也就胡乱说了几句假内行的话儿，公然承认下来。春华又留他吃了午膳，便叮嘱他先要和那一班工匠接洽，好预备打样画图。指定城外那一片荒地，原是陶姓的产业，这一笔买地的经费便可节省。那地方树木又多，先前是陶顿价买下来，要改造花园的，不料时事无常，生存华屋处，一刹那间他早零落归山丘了。晋斋也着实叹息了一会，辞了春华，一径出来，想去寻觅工匠。走到半路上，觉得乏力。意思要觅一个所在，暂为休息。忽然想起他亲家熊静山，住宅离此不

远，便转弯抹角，绕到门首。门房里也用了一个小厮，慌忙进去替他通报。静山刚躺在一张睡椅上，手里拿着一部民国八年的职员录，在那里翻阅。听见这话，不由将眉头皱了皱，对着他夫人田氏摇手笑道：“这老鬼无辜地跑来则甚，我见了他，兀自头疼。你和他说我不在屋里好了。”其时忙将书本子搁下，抽身向房里一躲。说时迟，那时快，晋斋已哮喘哮喘地跨得进来，田氏因为是至亲，却不回避，便笑问道：“亲家老爷今天恁地高兴，向城里来走走。可惜我们静山又不在家，不然，倒好陪亲家谈谈，顺便在舍间吃饭。”晋斋道：“可是不巧，亲家到什么地方去了？”田氏笑道：“原定他也不曾提着，便是要去寻他都没处去寻。”晋斋忙道：“这个可以不必，我是顺便到府上歇一歇脚，并没有要事和他接洽，不在家也就罢了。”这时候旁边有个女仆已送上一袋旱烟，晋斋慢慢抽着，也没开口。田氏早有些生厌，只得搭讪说道：“亲家老爷近来学生还多？功课一定很忙。”晋斋已将那袋旱烟抽完，用烟袋头子在地上尽磕，磕了一会，然后才慢慢地说道：“虽然有几个小学生，我却不能再坐这馆了。不久只好打散。”田氏冷笑道：“好呀，怎么一来，可是越讨饭得快了。你的儿子媳妇，将来不是喝西北风呢，就是喂他们的曲蟮。”晋斋仰着脖子分辩道：“我不去坐馆，并不是偷懒，实在因为舍侄媳妇异想天开，要拿白花花银子出来，开办学堂，把这全权一古拢儿交给我身上。亲家太太你替我想想，我既答应了她，如何还能够容我坐在家里享福，少不得要累我尽一番心力。”这件事才说出口，田氏还未及答话，忽见房门帘子一掀，虎也似的蹿进一个人来，望着晋斋便是深深一揖。一揖之后，又大笑起来，那笑的声音，比驴子放屁还要难听。此时直把个晋斋吓了一大跳，凝神一望，原来就是他的亲家熊静山，心里便老大不高兴，暗想我陶晋斋虽穷，从来也不会和你借多还少，你不应该躲在房里，不肯和我见面。晋斋平时十分老实，到此也就忍耐不得，板着面孔，说出几句挺硬的话

来，说：“静翁你不是不在家的，几时才跑得进门，我眼睛又不会瞎，如何竟不瞧见你的身影？”静山被他问得也有些面红耳赤，随即笑着说道：“却不怪亲家不曾瞧见，兄弟是打从后门进来的。”晋斋冷笑道：“我只不相信府上的后门，便开在你们太太绣房里。”静山哈哈大笑，指着他妻子田氏说道：“妙极妙极，你瞧我们这亲家，不久就要发大财了，说出几句玩话来，怎么有趣，我也想在房里开一开后门哩，只可惜你这亲家母黄脸皮儿，断不会有人肯来赏识。”说着又笑了一阵，拼命便将晋斋推至上面一张椅子上坐下，又将晋斋面前放的那茶杯望了望，咂嘴咂舌说道：“这样滚不透的开水，如何可以解渴，你们快替我将那铨叙局记名以道尹任用、前任浙江实业厅厅长沈大老爷送给我的上等龙井，用天落雨水煨好了，泡一壶来，让我和亲家细谈细谈。”当下便将自家坐的那张凳子，向前面凑了凑，卑躬曲脊地向晋斋笑道：“亲家面上的气色，近来怎生这样光彩，从额角里透出红光来。兄弟几次三番思想到府上来请安，只恨敝商会里凡事都倚赖兄弟，一刻不能分身。”又附着晋斋耳朵低低笑道：“那个正会长，简直是尸居余气，他是一点没有权柄的。县知事周道翁于地方情形又不大熟，三天两天死拉活扯将兄弟请入他的衙门，偶然碰着夜深，兄弟和道翁只好抵足而眠。离了他，他便不快活。兄弟也累得够了，每每想要辞职，绅商各界又不允许，不幸目下又遭了一场风雨，四乡八镇淹没了好些田庐牲畜，由各处发起筹备了一个义赈，收来的赈款都送至他们钱业公所。这件事是兄弟力争上流，窃期期以为不可，何以故呢？公所可以擅收赈款，将置我们这商会于何地？好容易运动人出来，米谷可由公所暂收，银钱却须向商会缴纳。”说到这里又伸手摸了摸几根鼠须，笑着道：“其实救灾恤邻，事关阴鹭，兄弟难不成还想在这搭儿上染指？不过积少成多，暂将这巨款散放在各家铺子里，单是这笔拆息也就可以。”又低着声气笑道：“亲家，你是最明白的，也就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

的了。”晋斋听了听，直头也不大懂得，又因休息了半会，精力也渐渐回复，于是站起身来，就想告别，静山哪里肯依，一把捺着他依旧坐下，赔笑问道：“久仰令侄媳是位女中豪杰，她肯出来建这事业，为地方子女造福，兄弟佩服已极。亲家担了这份重任，究竟打哪里着手进行呢？”这一句话却把晋斋问住了，想了想说道：“怎么推行，我也没有把握，只好凭着舍侄媳妇吩咐怎样办，我就遵照怎样办，你瞧好不好呢？”静山瞪着眼睛说道：“这可糟了，这可糟了，亲家平时读的书，怎么都读向鼻孔里去了？如何这一点点权变都理会不来？平心而论，令侄媳妇既将这重担交给亲家，亲家自当指挥发纵，不当再累她老人家操心。而且亲家频年以来，也困顿得久了，难得时来运凑，若再不在这上面捞摸他几个，防防将来的结局，这就叫做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我恐怕那雷公爷爷，也容不得你，一定还会来劈你的脑袋。譬如政府里那些大阔老，终日奔波，谋差谋缺，他们是为的什么呢，也不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只要有本领弄着成千上万的银子，近则谋半生的快活，远则立子孙的根基。至于那些国亡种灭的话，全是一班不更事的少年把来恐吓人的，亲家千万不可上他们的大当。”

欲知晋斋听了这一番话，如何回答，且阅下文。

第二回

放暑假才女赋新诗 得家书闺娃拒婚约

却说晋斋听了静山一番议论，觉得一掴一掌血，实在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也不想走了，便笑说道：“静翁议论，顿开茅塞，兄弟年逾半百，哪里还配谈到爱国，不过才具很是短浅，万一钱赚不到手，转平白地污了名誉，那时便不能在社会上做人，岂不可怕？”静山哈哈大笑道：“笑话，你又闹起书呆子脾气来了，在这糊涂世界，你还想要做圣贤吗？我熊静山读书虽然不多，至于一部论语，却还记得滚瓜烂熟。可怜那孔老二教了一世的学生，也不会见他发迹，那时候他如果有这样一个好侄媳妇，他又不至弄到在陈绝粮的地步了。才是呢，却不敢恭维，亲家实在是欠缺了些，但是小女既然下嫁清门，兄弟同亲家谊托松萝，这便是亲家不幸中之大幸。来来来，你如若有什么见委的地方，兄弟愿效一臂之力。”说着便歪过脖子，要听那晋斋的吩咐。只见晋斋拿手指头将头发抓了一会，抓出许多腻垢，又从指缝里慢慢剔将出来，搓成一个大黑丸子，放在鼻上闻了闻，然后慢条斯理地皱眉说道：“第一就有一件难事，你想我们做秀才的人，身份何等高贵，如何能同那些市侩会在一处，下至工匠尤其不屑为伍了。舍侄媳妇她要起造房屋不难，但是那些瓦木作的头儿，我也认不得一个。”他刚刚说到这里，那田氏忽然咳嗽了一声，便望着静山丢了一个眼色。静山恍然大悟，含笑指着田氏说道：“这个再巧不过了，她的令弟田庆兴，祖传是瓦木工匠，等我替你们介

绍，他的手段又好，经验又富。敝商会那座房屋，全是小田一手经理，砌造得好生坚固，刮起风来那棵柱子毫不摇动。明天便由我们将他带至城外，估一估工，一切材料均叫他去包办，爽爽直直开一篇细账。自家亲戚，他一定格外克己，绝没有浮支的道理。”晋斋感谢不尽，当时又向静山请教了许多主意，静山一一指点，凡是一句话到他嘴里，无不委曲详尽。晋斋从心坎里，将他当做菩萨看待。自是以后，这建立学校一事，谢春华便倚托晋斋，晋斋又倚托静山。从开办起一直到了成立，足足忙了有一年多功夫，这其中晋斋沾染的油水固是不少，然而那熊静山虽在商会里做了一个副会长，原没有多大出息，不料自从帮着晋斋将这工程完竣之后，忽然买了两处房子，几十亩田地，这还不算什么，却好这一次又逢着选举，他竟从腰包里，掏出一万多银子，运动得一个省议员。我们是书外人，却不敢断定他这银子是哪里来的，然而风声所播，却不乏明眼人窥其底蕴，姑且悬为疑案罢了，这都是以前的事。

至于这坤明学校自经成立，谢春华又托人向教育厅里存了案，便将自家两个女儿带入校里去居住，实行招生开学。本地人大都信仰她是毁家兴学的侠女，大半都愿意将女孩子送来受她的教诲。她又各处聘请了好些女教员，无不热心任事。学生的功课不独井井有条，而且进步有一日千里之势。春华又念晋斋这番劳绩，真个便将庶务员的任用书送给晋斋。晋斋的欢喜自然不消说得。他是受过熊静山陶镛的了，除得在这薪水以外，每逢遇着校里采办各物，他和店铺里都有成约，开起账来，总替他留个九五回扣。儿子媳妇过得欢天喜地。熊氏又嫌乡镇上起居饮食，不大方便，和晋斋商议商议，早搬向城里来居住，这且不在话下。

再说这一年正是放暑假的当儿，所有教员学生一古拢儿都不在校里，内中只剩得春华的大女儿璇青，二女儿璇碧，另外还有一个女学生，是春华的姨侄女儿，名字叫做谷韵香，今年刚得十九岁。